似曾相识燕归来

范 诚

周末来到乡村，正在长堤柳岸欣赏着杨柳吐絮发芽，品味着“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”的诗句。忽然，几只燕子飞了过来，灵巧的身姿穿过柳枝，向树下的河面飞去。我心头一惊，燕子来了？

“燕子来时新社，梨花落后清明。”是的，在这个万物复苏，春暖花开的季节，燕子归来了。

我凝望着燕子飞来飞去的倩影，恍惚间，涌出一种乡思来。

我想起儿时燕子飞来的情景。那时候住乡下，那种小木屋，每到春分时节，阳光明媚天气，不知不觉间，几只燕子便闯进了小屋，像是回到了久别的家，叽叽喳喳，在堂屋里乱飞乱窜，似乎在向主人报喜，我们回来了。

在民俗中，乡下百姓对燕子是很欢迎的。他们觉得，燕子是吉祥的小鸟，能够光临寒舍，并在家里安顿下来，便是家中喜气盈门、家业兴旺的标志。所以任凭燕子在家中恣意嬉闹，拉屎拉尿，没有半点不高兴的，反而在茶余饭后，常常望着燕子出神。

那燕子真是很勤劳的，一到了主人家，便不停的劳作。每天清晨，主人堂屋门一打开，小燕子就“呼”的飞出去，寻觅食物，捕捉虫子去了。回来时，嘴里必然叼着稻草或者衔着泥，用于砌新窝。那燕子真是高超的建筑师，垒砌的半圆形小窝，十分的结实和牢固，任一群燕子在上面跳跃，也不会垮下来。

接下来，燕子要生儿育女了。数天时间，那燕窝里便有了一群雏燕，一般四五只，一天抬着头，张开嘴，发出“哧哧”的叫声，真是那种嗷嗷待哺的模样。一会儿，父母飞回来了，带来了食物，一点点，轻轻放进它们嘴里，于是这些雏燕叫得更欢了。

也有小燕子不小心被挤出窝的，垂直掉下来，摔倒在地上，奄奄一息。母亲发出惊恐的悲鸣，甚至飞下来察看，似乎想把它救起，可往往无能为力。那小燕子还没长毛，浑身嫩绒绒，煞是可怜。

还有一些顽皮的孩子，架起楼梯爬到燕窝边，去抓那些小燕子玩，或者用竹篙去戳燕窝。大人们发现后，往往严厉批评，并说那样做头上会长癞子的，你看某某头上长满癞子，就是那年戳燕窝得的，说的活灵活现，孩子们从此不敢去伤害燕子。

每年冬天，燕子便飞回南方，直到第二年春天，又飞了回来。我们有时不懂地问，今年的燕子还是去年那些吗？应该是吧，大人们往往无法确切地回答。长大了，读了一点书，才知道“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”的句子，还知道了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

在人们的印象中，燕子似乎总是和雨联系在一起，民间有“燕子低飞带雨来”的俗语，而在墨客骚人的诗词中，却是另一番境界。“细雨鱼儿出，微风燕子斜”，“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”，“燕子不归春事晚，一汀烟雨杏花寒”，多么唯美的画面，多么奇妙的意境。

城市里是看不到燕子的，没有燕子能够生存的环境。城乡接合部的高楼大厦也是留不住燕子的，因为那房子封闭得太紧，燕子不方便出入。只有在江南乡下，在那竹篙茅舍，在那广阔的田野，便能看到燕子那矫健的身影，那种在天地之间任意挥洒尽情跳舞的画面。

曾把乡下的老房子改造成现代的民居，总希望能够把燕子引进去，父母甚至想了很多办法，可是燕子就像赌气似的，至今也没有进去。

“燕子声声里，相思又一年”。我怀念“茅檐低小，溪上青青草”的旧景，我渴望“翩翩新来燕，双双入我庐”的新境。

钓读同步

邓湘源

钓者都知道，海竿垂钓是最能考验一个人的意志和毅力的。事实上，有时候一天到晚，端坐十几个小时只不过动了几竿，上了几条鱼。当然，钓鱼者意不在鱼，只在乎修身养性。

但，久而久之，我有一个重大发现：在等待鱼儿咬钩的过程中，大把大把的时间白白流失了！心想，要是“一心两用”，耳听铃声眼观书本，钓读同步两不误，那该多好！

说干就干，事成一半。从今年元月起，每逢双休或节假日钓鱼，我都不忘带上一些书籍，端坐河边，在铃声中品味上鱼的惊喜，在静思中享受读书的快乐。

粒米成箩，滴水成河。两个多月下来，我竟读完了近百本书籍，同时也收获了100多公斤的湘江、蒸水鲜鱼！

在《地球的红飘带》、《梅岭风云》、《话说长征》、《井冈山的斗争》、《星火燎原》等长篇小说、传记文学中，我读到，毛泽东、朱德、贺龙、陈毅、彭德怀、陈赓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是钓鱼高手！他们垂钓江河湖海之中，绝不仅仅是为了鱼，更重要的是为了人民解放、革命胜利而眼观六路、耳听八方，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。当然，在艰苦卓绝的岁月中，特别是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，通过钓鱼，也确实改善了红军官兵的生活，帮助他们从死亡的阴影中走了出来。这些内容，每读一次感动一回，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竟结合得如此完美，如此天衣无缝！

由钓读同步想开去，生活中真是大有文章可做。比如，候车、等人、开会前、下班后、聚会、如厕……所有的零碎时间都可以利用起来，读点什么，记点什么，思考点什么，都可以。反正，零碎时间不零碎，将它们缝补起来，必将构成你百年灿烂辉煌的精彩人生！不信？试试看。

宜宾山水

庄 剑

少娥湖

款款走出，从浴你的湖中。

粼粼波光与安详静谧柔和成你婀娜步履，然后，与少娥山融为一体，你躺成千年睡美人。

少娥湖水轻轻拍击成你千年之摇篮。

你在世界的怀中安睡。

少娥啊，哪一朵浪花溅起了你梦中的风景？

垂钓者不想惊动你的安眠，却想从湖中钓出你的神秘；小船上摇桨的人儿四处找寻你的传说，却不见你当年落下的眠歌……

只有岸边的草地上，阳光在花朵上走动。

突然，从野餐者杯中溢出的泡沫里，你深藏千年的故事，汩汩涌出……

无声的画面，怎么让我感受到了欢歌笑语，耳畔，居然还有余音？

哦，山不在高，有少娥，则名。

西部竹石林

本来，你是什么样？

谁也不知道。像五亿年前谁也不知道会孕育出现在的你。

在暗暗流逝的时间的斑斓里，你积蓄着力量。

但是，五亿年前的你，是什么样，我知道。

教科书很缓慢地告诉我：

是水，是咸咸的海水将你浸泡。

五亿年前的星星与五亿年后的星星在同一片天空下隐秘地闪烁。

你的峰峦，果真是水浸泡的吗？

我更不知道。因为我不能怀疑：

在虚伪的天空，似水的柔情敌不过锋利的刀刃！

长吧，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慢慢地长！

谁也无法阻止你五亿年的忍耐。

纵然是墨一样漆黑的漫漫沉寂。

纵然是那些年年水灵灵上市的时令竹笋。

面对你或伟岸或秀美的身躯，我只想告诉你：

无论陪伴你的是五亿年空寂的沉默，还是亭亭玉立的根根修篁，抑或是那些来了走，走了来的熙熙攘攘的游人。你在我的眼中，都是永远不变的风景——

一片峻拔而灵智的石林！

新琼瑶

菊花:满园图之一

节妇淑苹

何 芬

“花子！你又去哪里！”窗外一声使唤，惊得兰汀手一抖。“啊。”书寰一把抓住兰汀的手，示意停下来。兰汀倒抽一口气，紧张地看着书寰咬紧牙关的半边脸。

看到书寰缓缓转过脸来，兰汀松了口气。见外面“喵喵”了几声，没了动静，两人相视一笑。兰汀随即“吱呀”一声推开窗户。只见红衣翠裙的兰婴搂着她新养的猫，一脸稚气地立在院中芭蕉树下，真是让人又好气又好笑。

“一大清早的，就野成这个样子。”兰汀一边隔着回廊说道兰婴，一边收拾采耳工具：“女孩子隔这么远大声说话，也不怕失礼。”“姐夫回来了？”看到坐在兰汀身后的书寰，兰婴几步跑进房，“大姐你在给姐夫捉耳蝉啊。姐夫，我的西洋画片呢。还有大嫂的永州薄荷，姐夫，我也帮她带过去吧。”

被兰婴喧闹了好一阵的内院终于清净下来了。书寰靠在塌上闭目养神，疲倦地带着笑，听着姐妹俩在一墙之隔的对话。“大姐，你看花子……”“好了，放下花子。下人们都去商铺里帮忙了，这些礼盒就够你拿的了。”兰婴接过兰汀递给她的大包小包，花子乘机“喵”的一声从兰婴手中挣脱。

目送兰婴的身影快活地穿过回廊，兰汀转身回到屋内，坐在丈夫身旁，接着头一天晚上的话安慰丈夫。“这皇家的生意怕是越来越清淡了。自康熙爷以来，我们家就跟朝廷有了关联，主是为朝廷置办木材。所以乾隆爷时，我们家才置下这处大园子，开枝散叶成百人大户。可到了如今，这其他几房都眼睁睁看着我们这一房当家，偏兰明身体又不好，全靠你里里外外一个人支撑，才让族人无话可说。”

兰汀的絮絮叨叨在书寰耳边幻化成一羽羽飞虫的翅膀，恍惚间，书寰听见自己脱口而出：“兰明，兰明如何了……”

丈夫兰明久病多日，淑苹这天出来散心，在花园假山高处远眺。她看到这座湘南府城的大街上，牌坊一座接着一座。明朝士子多牌楼，清朝节妇多牌坊。数百年来，一个女人的牺牲给多少家族带来荣耀，也让一些无法出仕的男人因此有了一点虚职。淑苹并不知道这些，她只是叹了口气，觉得有些疲倦，走下假山。

淑苹用手绢扇着风，一边提着裙裾下得假山，一抬头，却与匆匆走进内院要到兰汀房里去对账的书寰撞了个满怀。“姐夫。”淑苹压住内心的惊慌，道了个万福。顺着那低头的一温柔，书寰看到的是淑苹那只精致的绣花鞋。“那永州府的薄荷用着可好。”书寰转念问道。“好。”淑苹听了这话，这才缓缓地抬起头来，回望书寰那张硬朗冷峻的脸。

“好就好……”。书寰的话一点点飘远。留下淑苹一人在院中痴立了半晌。

一步又一步，书寰走出内花园，一步又一步，书寰一点一点回想起去年夏天兰婴与淑苹在葡萄架下的吃吃笑笑——“大嫂，你的绣花鞋真漂亮。”“嗯，女儿家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衣服下，就应该有一双与众不同的绣花鞋。告诉你吧，我的鞋每双都和薄荷香一起收着的。”“哼，真的吗，给我闻闻，看是哪来的俗香？”“什么俗香艳香的，女儿香……”“瞧你美得……”

虽是大嫂，但淑萍只长兰婴几岁。五年前的一个黄昏，一抬大轿将淑萍从正门抬进这大园子。从小就有不足之症的花家大少爷兰明，纵有家财万贯，附近也鲜有人家愿意有女儿相嫁。只有远地方与花家有木材生意往来的一小户人家杨家，愿意七拐八弯地攀下这门亲事。自此，淑萍在这大园子里收了小女儿心性，衣带不解，伺候病卧上的丈夫。

可日子一日捱过一日，淑萍的心也渐渐慌了。兰婴与她相伴的日子，常见她盯着屋檐一角的天空发呆。“大嫂，你在看什么？”“你听，有大雁飞过的声音。”兰婴顺着大嫂的目光，望穿天空，屏息倾听，却什么都没看到，什么都没听到，她霎时懂了，抱着大嫂：“大嫂，大哥会好起来的……”兰婴这一哭，淑萍陡然生出幽怨来，推开兰婴：“好不好，有什么相干。”

朝廷采办的期限越来越近了，城里的码头聚集了竹木。花府里连佣人都上了码头做接洽、登记工作。花家统管帐房的大小姐兰汀更是忙得顾不了家。

这天天刚露白，忙了几宿没睡个囫囵觉的书寰被兰汀支使着回到园子里休息。等到书寰一觉醒来，已是中午。穿着夏衫，书寰踱出房门，只见院中一缸碧莲，几许热风，回头却见桌上有稀饭和几碟小菜。谁来过？书寰暗自思忖，坐了下来。

没想到，过来收拾碗筷的是淑苹。书寰一时手足无措，披上一件外衣，坐也不是立也不是，最后还是坐在床塌上，看着淑苹悄无声息地收拾。时间过得真慢啊。书寰终于忍不住问：“为什么用薄荷香熏鞋子？”“因为……用不起太贵的香料。”好不容易等到淑苹蚊子般细小的回答，没想到等到的是这个答案。书寰哈哈一笑，走近淑苹：“我以后给你买沉香吧。”

而在院外的芭蕉树下，兰婴却已哭得看不清来路。她看见那双自己熟悉的绣花鞋闪进了姐夫的房间，随即“吱嘎”一声，门已掩上。

晚上的饭厅，大家坐在一桌饭菜前。众目睽睽下，淑苹姗姗迟来。“吃饭了。”书寰这才拿起筷子，招呼大家。兰婴端起碗，要去装汤，而此时淑苹正起身拿汤勺。兰婴一把抢了先，淑苹讪讪地收了手。等到兰婴装了汤后，淑苹破天荒地招呼起佣人来：“这百合汤挺好的，大少爷那边送去了吗？”兰汀听了，有点纳闷：“除了大夫招呼不能吃的，每天兰明的饮食都是由我安排厨房送一样的过去的呀……”淑苹自觉有些失态，迅速看了书寰一眼，低头应道：“大姐，我只是觉得我从未费心家中之事，多嘴问问罢了。”“越俎代庖！”兰婴正气在无处发作，筷子一丢说吃饱了，留下各怀心事的一桌人。

过了夏天，兰婴就要满十六岁了。要在早些年，这早是女儿当嫁的年龄。可如今是宣统年间，很多制度习俗都松动些。就在这府城里，早些阵就发生了疯女人烧贞节牌坊的事，一时被称为怪谈异事。

这天，兰婴为了那桩心事，想起父母早亡，大哥不济，姐姐又蒙在鼓里，只顾在回廊上暗暗抹泪。等风吹干眼泪，在院子里百无聊赖地逛着，却见淑苹跨进大姐的房间。大姐的房间正好没人，鸳鸯厅外间桌上摆着大姐没有画完的梅花图，一侧叠放着这个月大姐没有看完的一些账本。兰婴跟了进去，正见淑苹在一页一页地翻看账本，便大声喝住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“我们家的账本是你一个外人随便翻的吗？”兰婴说这话时，书寰和兰汀一前一后进屋。书寰眉头一紧，被兰汀觉察出来了。兰汀埋怨起兰婴：“你们这姑嫂两个，最近是怎么了。兰婴你吃了炮仗了！”“大姐，大姐……”兰婴一听急了，把眼泪一抹：“这么多年的姐夫大嫂，我可是白叫了！”

傍晚的时候，死寂般的院子里起了风波。淑苹红着眼睛闹着要上吊，被兰汀劝了下来。回到房内，兰汀与书寰一夜无话。

但这园子里的动静，已被下人传得沸沸扬扬。兰明在病塌上，多多少少也听了些，想找淑苹问个明白，可淑苹避而不谈，而兰婴因为与淑苹伤了和气，也不来兰明房里了，兰明唯一的讯息来源也断了。兰明一口气憋在胸口，这年秋天便去了。

兰明的灵堂架起来的时候，园子里菊花正黄，淑苹弱不禁风地跪在兰明床前要殉节。兰婴拿话冲她：“再活三年再死吧，凭着我们家跟朝廷的关系，可以立个贞节牌坊，帮你儿子要个官当当。”淑苹一口热血涌上心头：“你大哥久病未愈，我哪来的儿子。你们姐妹俩是成心要我去死……”

淑苹走的那个晚上，月亮特别圆。淑苹指使身边的佣人去通报书寰，只说问他一句话：“姐夫要买的沉香，难道用的不是账上的开支？”

佣人走后，淑苹踩在圆凳上，把一丈白绫朝梁上绕了又绕，朝屋外望了又望，含泪告诉自己：“将来自己在这园子里说不说得起话，就看今天这戏做得如何。”菊香暗透，秋虫呢喃，淑苹仿佛听见书寰匆匆的脚步声，她把头套进白绫里，任泪水流下。哪知黑夜里，一双绿色的眼睛一闪，“喵”地一声朝她的绣花鞋扑了上去，淑苹一惊，凳子翻倒在地。

淑苹就在书寰推开门的那一瞬断的气。

兰汀知道，她永远也找不回一颗随着一个死人去了的心。只是有一天，兰汀突然放下手中翻阅的书，把兰婴叫到自己房里，告诉兰婴，淑苹熏鞋子的薄荷最容易让猫瞳孔放大，神经兴奋。这或许是那天房里有猫的原因。

听着这话，许久闭门不出的兰婴更加憔悴了……